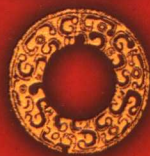


文脉堂
新历史主义

赌徒陈汤

史杰鹏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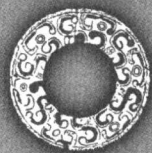


東方出版社

文脉堂
新历史主义

赌徒陈汤

史杰鹏
著



東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刘丽华 傅跃龙

策划人：刘太荣

特约编辑：廉萍 桑海 邬小丹

装帧设计：大象工作室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赌徒陈汤 / 史杰鹏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07.4

ISBN 978-7-5060-2763-2

I. 赌... II. 史... III. 历史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46431 号

书 名：赌徒陈汤

DUTUCHENTANG

作 者：史杰鹏

出版发行：东方出版社

(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)
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

电 话：(010) 65250042 65289539

网 址：<http://www.peoplepress.net>

印 刷：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20 毫米 × 980 毫米 1/16

印 张：20

字 数：288 千字

版 次：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60-2763-2

定 价：28.00 元

斩单于，扬汉威
陈汤，发旷世名言
“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！”

强汉风骨 弥漫着残酷
野性年代 跳跃着浪漫
凌厉雄劲的战阵兵锋
浓烈狂野的男女之爱
骨鯁慷慨的人格气质
市井闾里的寻常生活
种种汉代社会的原生态
以及苍凉雄放的时代风貌
并行于多元化网络时代的
新叙述风格
质朴粗犷 齿中留香

互动资讯网站

www.wenmaitang.com

联络电话：010-86861508

征稿信箱：fly1703@163.com

service@wenmaitang.com

史杰鹏

网名 梁惠王

文学博士 江西南昌人

生于70年代初期

曾就读于北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

任职于北京师范大学

研究方向主要为古文字学和训诂学

也许是经过了青春躁动的狂热
他如今的狰狞思想都隐藏在
不露声色的谈笑中
不难接近
但不易理解
还有一些痴气

敬请关注

本书姊妹篇《亭长小武》《婴齐传》



策划:



策划人: 刘太荣

责任编辑: 刘丽华 傅跃龙

特约编辑: 廉萍 桑海 鄂小丹

封面设计:  大象设计工作室 + 宋晓亮
Daxiang Design Office 010-84803033

试读结束: 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: www.ertongbook.com

文武汉家俱绝伦，
策笈鸾邱侍晨昏。
犹思猱狖残西域，
故遣传车出玉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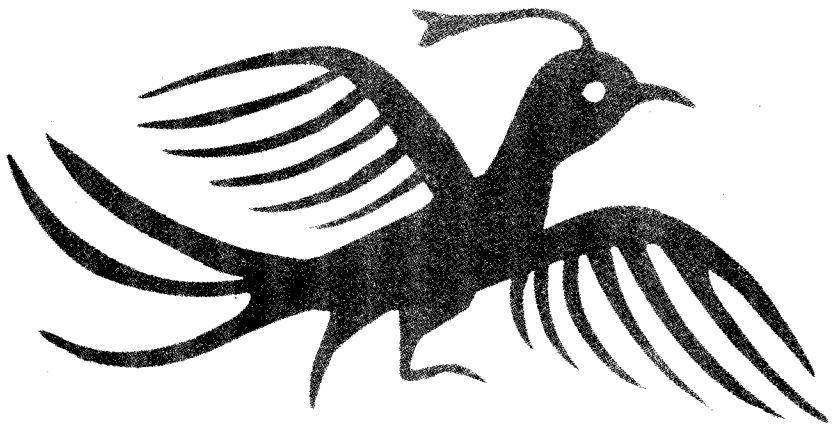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第一章	乐蓁	1
第二章	萬章	57
第三章	陈遂	119
第四章	鄧支单于	197
第五章	陈汤	253
后记		313

賭徒

陳湯

第一章 乐蓁





第一章 乐紫

我和子公都是山阳郡瑕丘县人，他大概是我们这里最贪婪最顽劣的男子了。可，我就是爱他。

初次见到青年的子公，是在巨野泽的一次被褻盛游的时候，那一天正是三月初三，柳径桃蹊，春意盎然。巨野泽千顷碧波，一望无际，是我们这里的大湖，也是瑕丘县的人都喜欢去游玩的地方。当时，我们正在岸边徜徉散步，看见很多女子围着一个男子的牛车，发出阵阵的惊呼声。我觉得好奇，在几个强壮家仆的保护下，也挤进人群观看，只见一个身穿麻布的男子坐在破烂的牛车上吹箫，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。我只能看见他的侧影，可是心马上阵阵揪紧了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英俊的男子。霎时，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。等到挤出人群，我连忙四面问：“这个人是谁？”

“他叫陈汤，就是我们家附近乐寿里的人，乐寿里都是无赖，乐君没见过也很正常了。”

陈汤，我记起来了，小时候我和他一起在县学念过几个月的书。他怎么成无赖了，而且变得这么英俊，他原来的确是住在乐寿里的。我叹了口气。

乐寿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，我非常清楚，它和我家所在的富贵里仅仅一条街的距离，但贫富是如此的悬殊。我们富贵里的里墙是厚实的青砖砌成的，每一块上都打着“昌邑”两个大大的篆字钤记。对，都是从繁华的昌邑县买来的，平均每一块要花上三枚五铢钱。而他们乐寿里的里墙却是可怜的夯土墙，很有层次，每一层夯土都用干草和高粱叶隔开，经年累月遭到雨水冲刷后，干草和高粱叶便赤身裸体，在风中飘扬，像干尸风化后的碎片，嶙峋而恐怖。我们两个里之间的差别，你从这里墙就可以想见。



住在我们里的人身份复杂，有富商，有致仕官吏，有县廷长吏，有豪侠，还有一些不知什么来历、但是手头莫名其妙阔绰无比的家伙，皮肤多是白而细腻。而子公所在的里住的却是一些引车卖浆的小贩、不事产业的浪荡子、额头上永远有刑具压痕的前刑徒、坐赃为盗的前官吏、家资不满万钱的穷鬼等等，几乎每一个都披着永远洗不干净的黑皮。记得小时候一起去县学习字，我们互相只要一说自己住在哪个里，各家的贫富就昭然若揭。对那些贫家孩子来说，这是残酷的一刻，我能一眼看出他们脸上血红的羞惭。不过，有一个人很例外，他就是子公。

那时他还没有字，别人都叫他“小汤”。每次他大声说出“乐寿里”三个字时，总是面不改色。因此所有人都不假思索地认为他是一个寡廉鲜耻的孩子。我那时却暗暗觉得，能做到如此毫不知羞的人未必会平庸。现在他长这么大了，竟是我意料不到的英俊。

我就是在那一刻爱上他的，你得承认这世上有一见钟情这回事。我没有办法，可恨我的父亲却对他嗤之以鼻。

我父亲名叫乐万年，这是一个人云亦云的名字，大概瑕丘县和他同名的人有不下数百，都是一些幻想长生万年的。当然他的姓氏比较好，别人祈求万年，也许仅是想苟延残喘，他却不但万年，而且快乐。的确，我们家家资巨万，他没有理由不快乐。

每天一大早，我父亲会在堂上细心穿戴，母亲撑着一面铜镜对着他，铜镜里立刻出现一个胖胖的中年人，左顾右盼，挤眉弄眼，风流自喜。我母亲则在镜后含着微笑看着他，目光里满是脉脉的柔情和欣赏，显然很以她的丈夫为骄傲。我真想不通，这样一个老男人，两腮鼓鼓的，像一只仓鼠，有什么好骄傲的。我这样描绘父亲实在有点不敬，可是我的确很恨他，他把我生下来抚养大，却又限制我和心上人交往，我怎能不怨恨？我怔怔地看着他细致地将挂在肘后的绣囊打开，捻出一枚长条形的铜印，照老样子呵了口气，用丝巾狠狠擦拭了几下，放回绣囊，又细致地将印组上的几缕黄色的绶带捋了捋，让它们乖而整齐地荡下来。然后大踏步走到院子里，大叫道：“驾车，我要去县廷坐曹治事。”他一向是如此的得意忘形。

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撇了撇嘴，不就是佩个半通印的有秩啬夫吗，有什么

賭徒
陳湯

004

值得神气？每天早上搞这么烦琐，累不累？我低下头，拈起雕花的银匙仍旧吃我的黍臛，嘴里却一点味道都没有，这是我最喜欢喝的了，但我一想到子公喝不上这么美味的东西，我心里就一点都不快乐。

母亲将父亲送出里门，返身径直向我走了过来，她跪坐在我面前，轻轻拍着我的肩膀，慢声细语地说：“紫儿，别怪你父亲狠心，实在是陈汤那小竖子太穷，又不肯事产业，还有个跛脚的穷鬼父亲。你说，我们能放心让你嫁给他吗？”

“那是你们还没看出他的价值。”我脱口而出，“你们怎么不效仿单父县的吕公，哪怕学学外黄县的许负也行啊。可你们鼠目寸光，只想步那临邛县卓王孙的后尘。”

吕公、许负的事迹他们都是知道的，卓王孙的笑料他们也了如指掌。母亲被我噎住了，她若有所思，叹了口气：“可是那个陈汤不是高皇帝，也不是陈丞相，甚至不可能是司马相如。你想想他去年干的那件事，他像个有出息的人吗？我们要是招他为女婿，在这小小的瑕丘县里怎么还抬得起头来？”

我的脸也霎时有点发烧，母亲提到的是祭社那件事，子公的行为确实有点可笑。

二

那是去年秋天的事了，当时田垄的豆子收割完毕，各个里开始举行社祭，以赛祷上天赐给我们的丰收。本来寻常年月这种事由各个里的三老、里长、单¹祭酒、单父老等有头有脸的人一起主持，可是那年县廷突然发下来一份文书，要求这年各乡所辖的里按照贫富结对，共同搞一次赛祷社神的盛会。我们富贵里和子公所在的乐寿里既然相邻，就被县廷强行捆绑在一起。我们里德高望重的父老们都很不高兴，但是县廷的文书上说，这是长安的旨意，说是正当盛世，“富者不能独逸乐，贫者不能独勤苦”，邻里间相互帮助，才能走上太平的道路。

父老们都唉声叹气，因为这样肯定会让他们多花钱。我却挺高兴的。我

¹单：汉代一种民间社团组织。



很鄙视这些父老，他们之所以能当上父老，表面上说是德高望重，其实还不是按照家资来的，有钱就能当选，没钱自动辞职。这个世道真是薄情寡义，枉县学里那些先生们天天扯着嗓子鬼叫什么“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”之类的昏话，这些腰间挂着印绶的三老、里魁、单祭酒们，惜钱如命，难道配得上他们的荣誉称号吗？

诏书是没人敢违抗的，因此合伙的社祭欢天喜地开始了，毕竟这是一年中罕有的几次可以好好放松的日子。寻常日子，聚集在一起杀猪宰牛地吃喝是县廷禁止的。我们富贵里的人家凑了两万钱，买了两头牛、几十只鸡以及几桶酒。乐寿里的人呢，仅仅凑了几十斗黍米、几升盐，就乐颠颠地跑来咸与维新。自然，我们里的父老们都瞧他们不起，我父亲甚至看见他们靠近还赶快捏着鼻子，说是怕沾染穷酸之气。他吩咐里中的厨护¹把乐寿里的人全部安排到社坛的左边就席，我们富贵里的人则全部坐到右边，中间用步障隔开。我听到他这么说，心里难受极了，我是想通过今天的见面找机会和子公好好幽会一下的，趁着车水马龙的混乱，这样做并不困难。平常我去找他很不方便，他又个性倔强，从不肯来就我。而且，我心里最忐忑不安的是，他似乎并不因为我是富家的女儿而对我委曲小心，不管我怎么样对他，他都是一副无可无不可的样子。好罢，我直说了罢，我的意思是他可能并不爱我。

想到这点我有些伤心，可是没有办法，谁叫我爱他呢？一看见他，我就魂不守舍，魄不止身；见不到他，我就食不甘味，寝不安席。我每日里遭受煎熬，他却安之若素。每当我父亲去县廷，我能偷偷溜出来的话，一定不会想去别处，我只想给他带去好吃的好喝的。他也从不客气，每次大嚼完毕后，就会嘿嘿笑道：“阿紫，以后等我当了大官，百倍还你。”

我伸手掩住他的嘴：“谁要你还了？我的就是你的……”

他拉开我的手，把我抱了起来：“你相不相信我能当很大的官？”

“多大的官，有县令那么大吗？”

“县令算什么大官，”他头转到一边，不屑地“哼”了一声，“不做到二千石，这辈子那就太失败啦！”

二千石，那是什么概念，我只当他是疯话。不过他怎么疯我都不管，我

¹厨护：汉代里中公共聚会时管理厨房事务的一种职位。



只喜欢看他的样子，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样子愈发好看了。他的脸宽宽的，鼻子挺挺的，牙齿白白的，嘴唇棱角分明，唇下的短髭尤其让我发疯。至于身材嘛，我没有确切量过他的身高，不过据我目测，大概有七尺五寸，不算太高。我们里的年轻人有几个比他魁伟的，但是他们乐寿里的臭刑徒大部分比他还要矮上数寸，我知道那是饭食太粗砺的缘故。子公虽然不是很高，但他天天舞剑，身体看上去非常壮，胳膊很粗。我常常喜欢吊在他胳膊上，让他把我轻易地放到鸡埘上。我抱着他的脑袋，吹着春日的风，身上满是雪一样的丁香花，心里有说不出的幸福。对了，我都幸福得忘了说去年那件他让我脸红的事了。

当厨护把我们的坐席安排好后，开始祭祀，我们在那棵代表社公的大槐树下献上牛头，恭恭敬敬地跪拜。之后，我们开始要分余下的牛肉。照例要征求分肉的人选。所谓的征求完全是一种假模假式的礼节，其实那是我父亲乐万年的权力。乐万年他官职虽然不大，但是家资最多，几年来一直兼任单中的祭尊，连三老和里长都不敢跟他争。所以等主持社祭的治中¹话音一落，父亲就站起身来，振振衣袂，顺理成章地准备往祭坛上走。哪知这时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，子公突然站起来大声叫道：“我！我来！”接着他还长叹了一口气：“嗟夫！如果让我来宰割天下，一定会同样平均的。”

空气中立刻静得像坟场一般，每个人呼吸都能听到。但只有短短的一霎那，潮水般的笑声立刻淹没了坟场，我则羞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我偷眼瞟子公，这该死的却面不改色，大声道：“你们这些田舍奴，认不清谁是长者！你们可知道，当年阳武县户牖乡的父老豪杰们是怎样对待陈平的？”

他说的是陈平年轻时的事，这些老掉牙的故事我们谁不知道，还用得着他来提醒。于是，又一波嘲笑淹没了他的嗓音。我父亲则气得脸色发青，大声喝道：“哪里来的竖子，来人！快给我把他赶出去，马上！”

我们富贵里的两个监门马上跑过去，把子公的两条胳膊一扭就死劲往外拖。子公虽然也比较强壮，但你要知道，我们富贵里的监门是特别从昌邑县雇佣来的，膀大腰圆，子公根本就没有反抗的力气，他脸色涨得通红，脚跟在地上犁了两条深深的沟壑，仍被直挺挺地拉了出去。那么盛大的宴会，好吃的东西琳琅满目，可子公却没有口福。真是何苦来。我为什么喜欢这么

¹ 治中：汉代官职名。

一个无赖，又真是何苦来。

我心神不宁地吃了些东西，父老们都觥筹交错，投壶的投壶，博戏的博戏。乐寿里那帮穷鬼们也一个个吃得兴高采烈，满脸泛光，还不时地以砖击地，仰天大呼，唱着一些鬼也听不懂的曲子。我则去厨房用荷叶卷了一些肉食，从后门偷偷溜了出去。

这次似乎因祸得福，平常对我无可无不可的子公突然变得非常热情，他大嚼完了那些食物，胡乱把我抱在怀里，抱得死死的，我的气都喘不过来，他身上不一样的汗味刺激得我脑子晕晕乎乎的，我只想将全身往他身上贴，迷糊中我感觉他撕开了我的裙幅，在汗味的氤氲中，我像腾云驾雾一样，快要飞了起来。等我清醒过来之后，我一眼看见的是身侧墙上那个圆圆的瓮口，那是一个破了的瓮口，稳稳当地嵌在墙壁上。蓝色的天空上有缕缕白云在随风飘荡，透过这个瓮口看得清清楚楚。我就躺在这个瓮口之下，身子一丝不挂，一张边缘像斩衰丧服的人字形竹席被我的屁股紧紧压着，子公也赤裸着全身躺在我身边。天啊，我知道这下发生了什么！

我急急忙忙地裹上我的衣服，心里怦怦直跳。等我穿好了衣服，子公还呼呼地打着鼾，结实的胸脯一起一伏，我瞥了一眼他的腹下，马上把眼光掠开，脸上热辣辣的。这就是子公的屋子，他家真穷，这回才知道原来世上真有穷得把破瓮口当窗户的人家。我环顾了一下四周，除了这张铺在破床架上的烂席子之外，床头只有一盏油灯，外加几摞竹简，其他什么也没有，真是家徒四壁。我把那竹简摊开一册，看见是《论语》，这我是熟悉的。我背得很熟，当然子公不但背得熟，说起来还头头是道，县学的老先生江公也对他赞赏有加，这小竖子的记忆力的确超常，过目成诵，我如此爱他是不是也有这个因素，我自己也说不准。

我放下《论语》，又拨弄了一下其他的简册，见还有《缙衣》《坊记》《表記》之类，有一卷《谷梁春秋》则被他做了许多红色的记号。我又回头看了看他，他还没有醒，这时日光已经快照到瓮口，我有些着急了，如果社祭结束了就麻烦了，我得赶快回家去，如果被父亲发现我不在家，母亲会遭连累。

我站起来，走出房门，来到高低不平的堂上，发现子公的父亲竟然也蹲

在屋檐下一个人玩着博局，难道他也没参加社祭么？他转头看了我一眼，脸上立刻露出毕恭毕敬的表情：“乐君枉步玉趾，光临寒舍，真是蓬荜生辉。”这老瘸子别看穷得叮当响，说话却是一向这么文雅的，也真难为了他。我红着脸对他施了个礼，急急忙忙地跑了出去，这才感觉到两腿间隐隐作痛。可我的心里反而乐滋滋的。

三

自从那次以后，我和子公就有点心照不宣，如果有机会见面，免不了要做那一星半点事，我渐渐从那件事中尝到了难以言表的快乐。有一次我红着脸问他我为什么没有怀孕。他又嘿嘿笑了两声，扔给我一册竹简，我拣起来一看，上面是隶书的“房中术”三个字。子公道：“你看了这个，就知道我的本事了。”

我把那本书偷偷带了回家，花了一天时间把它读完，恍然大悟，原来子公和我做的那些事，书里全部写得清清楚楚。那上面还写了在什么时间交合不会让女子怀孕。我这才明白有时子公也会拒绝我的要求，因为那个时间一定不符合书上叮嘱的时日，可是为什么子公要这么做呢？我想为子公生孩子，生一堆，在瑕丘县美美地过一辈子。当然，怎么过我父亲这一关是个颇费脑子的事情。我想起这些就不免忧心忡忡，我可不愿意一辈子和子公过这样偷偷摸摸的日子。

现在面对母亲，我的眼泪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。母亲有点惊慌了，抱紧了我，柔声哄道：“阿紫，好好的哭什么？你真要喜欢那个小竖子，我就慢慢劝劝你阿翁，他总会答应的。实在不行，我去县学请江公来帮我一起劝，江公既然也欣赏那个小竖子，说明那小竖子还不是一无是处。江公德高望重，你阿翁说不定会听他的。他穷是穷一点，不过我们家有的是钱，只要他本身有才干，穷些也没有有什么关系。”

我突然下定了决心，低声泣道：“母亲，我，我，我做了不该做的事。我已经怀孕了，怀了他的骨肉。”其实我是骗她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骗她。



母亲的手不自禁抖了一下，松开了我，声音里充满了恐怖：“什么？你真的和他做上了那种事。你阿翁知道，一定会打死你。不，还会打死那个千刀万剐的竖子，我知道，你阿翁绝对做得出来。”

我也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，偷偷瞥了母亲一眼，她的嘴唇毫无血色。可见，我刚才的这句谎言给她造成了多么大的打击。

不管多么无耻的话语，如果一直在舌尖打转，那么这个人还是纯洁的；一旦这些无耻的话从舌尖飞了出去，则不仅这个人立刻变得寡廉鲜耻，而且这种寡廉鲜耻简直可以成为要挟善良好人的手段。现在，我这个丧尽廉耻的女人对我可怜的母亲就是这样。

我母亲显然也认可了这种要挟，她能怎么办？究竟，她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。

“让我好好想想。”半晌，她的喉咙里滚出这么一句，显得非常可怜。

四

黄昏的时候，父亲阴沉着一张脸回来了。吃完饭，他坐在灯下，面前摊着一叠账簿。我知道，又到一个季节的最后十天了，他得审核全乡的税钱。每一季最后一段时间他都像暴雨前搬家的蚂蚁那么忙碌。严谨地说，父亲的职务名称为“槐聚乡啬夫”，“槐聚乡”这个名字因为我们富贵里的社树而得名。那棵社树就是大槐树，非常粗，要五六个人才能合抱得过来，盘根错节的，树冠像一团巨大的绿云，上亩的地方都在它的笼罩之下。树枝上还挂了很多的红色丝带，都是乡民们来这里祈福所献的。槐聚乡是都乡，也就是在瑕丘县城内的乡，掌管着十个里。每季末我父亲都要派小吏去各个里征收口税、田租和刍粟税，然后仔细核算，制作图表，上报县丞。

今天父亲的心情似乎不好，眉头拧得很紧。他的眉毛一向很浓，这么一直皱着，像两团狗粪蛋，显得非常滑稽。母亲步入后堂，不知在里面捣鼓什么。不多久，端出来一碗热汤，径直走到父亲面前跪坐下来，柔声问道：“长孺，今天什么事这么不快？先歇一歇，喝点热汤罢，不要累坏了身子。你知

賄徒
陳湯